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11 1944



南昌後學章潢本清甫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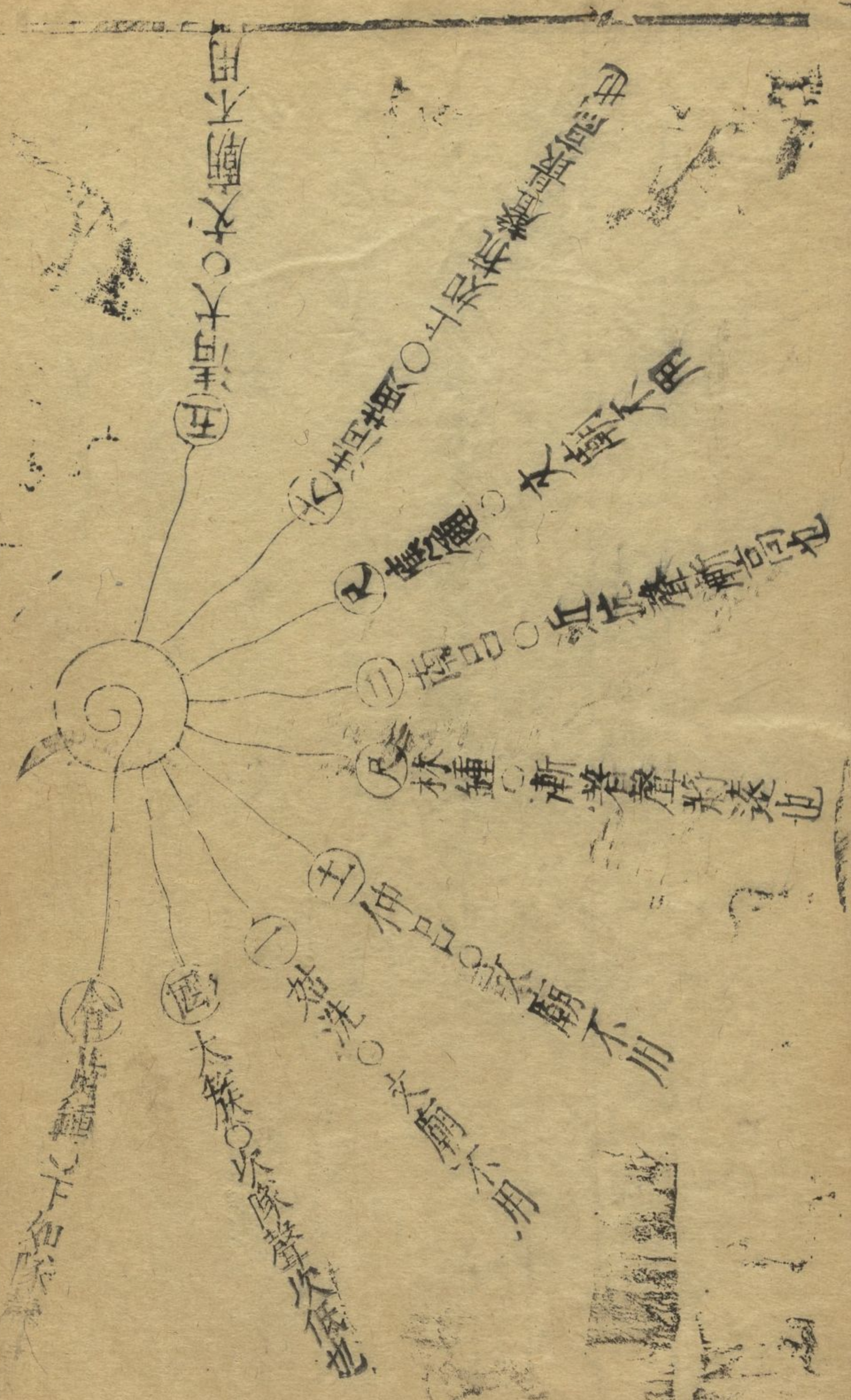
樂歌總叙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樂之道主乎聲而聲必有取於天籟以其一出於自然而非強作也然則人之聲非天籟乎樂之聲有五不外乎宮商角徵羽五聲克諧斯謂之樂人之聲一出乎喉舌齒腭唇而聲爲律者即夫人自然之樂也故本之心宣之聲則爲詩曰風曰雅曰頌皆可以被管弦協金石而謂之爲樂章孔子自衛及魯然後樂正正此也雅頌各得其所而關雎之亂洋洋盈耳於師執事之始曾謂樂

而不以聲詩爲之主乎。嘗稽歷代自虞廷命夔典樂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又曰戛擊鳴球搏拊琴  
瑟以詠此九德之歌所自始也。殷周各有雅頌以祀郊  
廟周禮鄉飲酒禮及燕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等詩  
大射歌鹿鳴三終漢叔孫通定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  
裸等曲武帝定郊祀之歌十九章魏杜夔舊傳旌樂四  
曲皆古聲調晉武循魏制但改樂章梁武素善鍾律遂  
改雅樂歌十二以則天數唐初命祖孝孫制十二和之  
樂開元又制三和宋祖命竇儼改周樂十二順爲十二  
宋真仁高各親撰樂章我

。其樂亦各載之典籍是代歷聲歌乃樂之所必用者也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凡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節奏  
鏗鏘克諧律呂不過用以依永和聲焉耳世之嗷嗷於  
律管短長分寸之辨而於聲詩廢之不講欲求雅樂之  
復古也有是理哉噫雅頌即古樂也人聲即天籟也真  
知樂以人聲爲主而五音六律以和之則雅樂之復也  
亦易易耳



得聲如隊之餘未復於後一不吐

字中有聲  
聲中無字



此聲之出也



凡轉換處圓滑無礙此謂之聲中無字又謂之恬靜是

### 歌法說

天下之音聲變化何限乃其要則九者足以該之矣今繪為圖於右為太極以象聲氣之元又以九而三三之釐為二等自黃鐘至姑洗為一等而以下如隊統之自南呂至清黃鐘為一等而以上如抗統之如仲如林而一以已漸二字統之至於聲之所發其墨理之下垂者為最低即黃鐘之聲也其斜而出者為次低聲合大簇其自傍而出者為漸達聲合仙呂其平而出者為已達聲合林鍾其平出而略向上者為近抗聲合南呂其直指而上者即聲之最高者也合平清黃鐘夫所謂合者意

有在也。須求協律雅。簫相和以正。是。否。如歌迎神章。首句大字。而以簫吹。四應歌。哉字。吹工字。應歌。孔字。吹尺字。應歌。聖字。吹上字。應以吾之聲。與簫純然。如出一口。是之為律和聲也。稍有不似。則非歌矣。歌雖小道。不習則不能。習則其法要亦不易。必先明乎何者為聲。中無一字。何者為字。中有聲。何者謂之周轉。何者謂之宛轉。何者謂之折轉。其曰嵯峨。而不挫。樣者。果何狀。其曰疊疊。如貫珠者。果何狀。數者之法。非口指授。其孰能之。今茲擬其形容。悉載前圖。善學者當細心尋繹。循循探。特為能以驟為戒。初只以首句頭一字。偏旁所畫。卑高圓直之形。以律訂吾牙唇齒舌之分。摩研咀嚙。一吞一吐。按律分明。不協不已。既得一字。即得一句。得一句。即用以反三隅。其機在我。而後為倨。為句。為止。為曲。為稿。為圓。混混溶溶。萬法入吾宗。歌安足道哉。其不善學者。求之外。而不求之內。以遂非為聰。以臆等為能。群而和之。則似獨而歌之。則不似。若是者。日習焉。而日離矣。其何比合之有。故特按遺響。鈎匿迹。而為之。歌法以補未備。學者其諦觀之。無忽。

歌法述

虞書言八音克諧。而先之以詩歌。樂記言比音于戚。而

始之以聲變則雅樂之用豈不以歌爲主哉故歌之法亦未易言矣爰述三家之論爲歌者準焉

孫氏如臯曰律呂之妙和聲最難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枝止如稿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按抗舉也歌聲高者如手舉物雖高不離於手不至於大高聲之下者如物之隊隨其淺深而去且無畱滯也曲轉折也如折枝然必須轉得軟一分明也止聲之定也欲其如稿木嵯峨不搖漾也

歌之折轉者中矩欲其方也句歌聲周轉者中鉤欲其圓也此言歌詩有高有下有作有止有宛轉而曲者有折轉廉隅而中矩者有轉圓滑而中規者其未言中抑揚節奏如此且纍纍然如貫珠而不斷絕以依其永也歌聲之要已上數言形容始盡毫無餘蘊後學者若不玩究其旨如所謂死轉折轉之義情不能別而徒以長言

之無所含蓄卽是死曲而已烏足以語永言之妙哉沈括筆談曰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高下清濁如縈縷爾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使字字聲皆輕圓融入聲中令字轉換處無



五音。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人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之腔。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爲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裏聲。即俗所謂吞吐恬靜是也。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唸曲。聲無合韻。謂之叫曲。學者所當深做也。

朱子曰。古樂有唱有和。有唱嘆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更有疊字散聲。以發嘆其趣。是之謂和聲。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中纏聲亦其遺法。

### 樂歌考

重。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志言歌。未言聲。依未律和聲。八音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而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知。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帝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重。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履省乃成。欽哉。乃廢載歌。曰。元首明哉。

國書編 卷一百一十五  
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  
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詩曰南風之時今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夏太康  
失道敗遊十旬弗反其第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  
作五子之歌

右是爲虞夏之時乃三百五篇以前者蓋嘗以爲詩之  
體有二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頌雖有一國天下之不同  
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間民庶之所吟咏所謂陳詩以觀  
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咏歌所謂王政所  
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  
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康  
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  
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  
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  
體未備和氣所感和聲所播形爲詩歌被之金石管弦  
施之燕享祭祀均此詩也未嘗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  
頌德極揄揚贊嘆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  
頌之別始載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頌殘缺失次必孔

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然肆夏繁遏渠  
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周人雅  
頌亦通用耶或叔孫穆子之時未經夫子釐正故簡編  
失次遂誤以頌爲雅耶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  
子弟焉以樂語教國子與道諷誦言語大師教六詩曰  
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  
之音

替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

前漢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典馬與  
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  
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  
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  
謂淫過凶慢之聲爲之設禁焉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司樂言奏九德之歌九磬之舞矇  
矇掌九德之歌以役太師大磬舜樂也謂之九磬之舞  
則大夏禹樂也謂之九德之歌豈非九夏之樂乎  
樂師凡射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  
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及徵帥學士而歌徵

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  
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  
采芣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  
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苢  
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陳氏樂書曰工歌則琴瑟以詠而已笙不與焉笙入則  
衆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則未至於  
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於是備矣大用之  
天下小用之一國甚於移風易俗無自不可况用之鄉  
人乎風天下而正乎夫婦實本於此然則觀之者豈不  
知王道之易易也哉鄉飲酒義曰工入升歌三終主人  
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歌樂  
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三終而不  
流也由是觀之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華所寓君臣之教則  
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  
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

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  
芣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三終雖王於  
詩篇亦樂成於三以反為文故也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奏狸晉以射

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晉為節卿大夫以

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其舉大

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

則譽

春秋左氏傳曰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

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為祥業及之也音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

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

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百以覺

報宴今倍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

戾襄公四年穆叔如晉報聘晉侯享之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

行人子貢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

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何也對曰三

夏天子之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文王兩君相

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逸詩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公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也。其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也。魯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天能夏則太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后。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王。其能久乎。自檜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通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竇。廣而不宣。施而不廢。

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按太史公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今觀季子請觀周樂而魯人爲之歌諸詩二南以下十五國風二雅三頌皆係焉則此三百五篇者皆被之絃歌掌之司樂工師以時肄習之所謂雅樂也蓋非始於夫子而晦庵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三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之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乎蓋鄭衛國風如桑中溱洧諸篇所言皆淫奔譴浪之辭序者以爲刺奔而晦庵盡斥序說以爲淫奔之人所自賦之詩故疑其非雅樂也愚以爲未然蓋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和之詩乎然嘗因是考之詩之被於絃歌也不過以爲燕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五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

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為燕享之詩此皆其經文明白而復有序說可證者也至於周南以下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以下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為美刺之詞蓋但能言其文義之所至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所載列國諸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已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譽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其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為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為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它若是者不一而足皆是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

此詩也獨儀禮所載鄉飲酒禮燕禮射禮工歌門

樂之節及穆叔所言天子享元侯與兩君相見之禮則

樂有詩然考其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

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於鄉宴而鄉飲

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

預於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

預於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縣文王興周

之詩也何預於交鄰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

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叛然而不相合者不

知其何說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而今如儀禮及穆叔所



言則類者少不類者多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藜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為合宜

子貢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也而陳德也動也而天地應焉

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  
 古人議之故謂之商齊也  
 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疊疊乎彌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夾漈鄭氏曰古之達禮三一日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王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日風

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一石絲竹匏土革木皆王此三者  
 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  
 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  
 翼耳仲尼誦詩爲燕享于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  
 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  
 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  
 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  
 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祿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  
 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晉史  
 之徒例能歌也奈義埋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自微東  
 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紛無補於事曹  
 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卽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  
 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  
 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新得惟鹿鳴一篇每正  
 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  
 者歌鹿鳴必歌四牡至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  
 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  
 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  
 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  
 世不復聞詩矣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汚隆而存

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后人無是  
 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是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純同  
 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  
 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  
 賢而不別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  
 為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  
 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  
 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脩祭也定南陔白華  
 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  
 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  
 謂之一詩如河水所和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  
 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存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夢之  
 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  
 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

按夾漈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  
 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學日微矣愚嘗因其說  
 而究論之易本十筮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  
 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后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  
 能習儀禮豈義理為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  
 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

重禍福  
則輕理  
義卜筮  
相沿久  
亦堪表世  
道人心  
之書

卜筮也。後世俗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與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如犧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

受，所謂義也。然制氏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費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制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費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經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泯而不存，則亡之矣。數既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

夾漈鄭氏曰：三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

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歌。風者。御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起四品。一曰天子樂。如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聲。不辨風雅。至於郊禴房中之樂。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天子。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天子。於古為何樂。平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魏魏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尤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

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天子。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天子。於古為何樂。平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魏魏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尤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

事同其事也。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國朝樂歌

洪武四年六月。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未寧。先是。

太祖皇帝。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為容悅。甚者鄙陋不稱。乃命凱等。更制其詞。至是。

上又命。協音律者。凱。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協不和。何以為。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為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說淫蕪之樂。悉屏去之。

洪武十七年六月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和而

祀典神 戲編 戲文 如土 地開 司甚 喪神 單刀 命 尚可 怒

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奢。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世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究心於此。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恭誦。

太祖聖諭。真有以識樂律之心中。間謂人與樂一。又有以識後世作樂之弊。然

國朝之樂。終不能使人與樂一。復古人之意。得非無古人之君子成均之教乎。

樂詩總論

管者先王之樂。非徒專金石鳴祝嘏而已也。彼有所由始也。天之以息相吹也。不能不發而爲籟籟也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人心之感物而動也。不能不形之言而爲詩。詩也者。各言心。其之所之也。是故天子列侯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異其位。治世庇國之異其時。明君碩輔忠臣孝子。騷人羈旅之異其感。而彼皆各以情之所至。而抑揚諷詠於其間。固有不得而相假借掩襲焉者。故曰詩也者。人心自然之音也。音之所出。則必有長短高下。

之節非此之器數則不得相屬之以叶其至也於是乎  
被之鍾鼓管磬羽籥干戚之間綴其聲以成文焉而樂  
所由作矣故曰詩言志律和聲此言樂之非自外來而  
由人聲以爲之也是故先王之世樂官以詩爲職方其  
坐明堂而端委以臨天下也必命樂官以詩察政治收  
人材之得失故曰王以納言時而賜之又曰聞六律五  
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出而省方巡狩以朝諸  
侯也亦必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民風者田夫野婦之  
所自歌咏閭里而爲之言者也而天子猶命之樂官以  
播之金石絲竹之間由此觀之可見當世自王公大夫  
以至中林鳧豎之士無一人之不能言而爲之詩而其  
詩也由朝廷宗廟以至國都里巷之間無一言之不奏  
於樂官而爲之樂是以其音之流行於天下而曲暢乎  
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以及祭祀燕享軍旅會同入  
學獻馘投壺習射之際無非本乎人聲相爲感發中挑  
外引嗚咽噴吻以和鳴其至者爾何莫非詩何莫非樂  
也哉故世儒雖嘗恨五經無樂書殊不知樂有詩而無  
書詩存則樂與俱存詩亡則樂與俱亡詩樂固相闡也  
若瞽矇太師鍾而籥章之屬樂之庶司也而其所職則  
或以諷誦詩或以歌射節或以奏九夏或以鼓鞀郊風



以逆寒暑皆詩也。徹樂、燕樂、祭樂、射樂、樂之異用也。而其所歌則或雍之什，或愷之什，或昭夏肆夏之什，或采蘋采芣之什，皆詩也。季札觀周樂而爲歌，二南、國風、雅頌，說者謂當時能辨存亡，明小大，微得失，此則季札之因詩而得乎樂也。孔子自衛反魯，以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說者，謂當時三百篇之詩相與弟子共習而絃歌之。此則孔子之刪詩以是乎樂也。然則其他所謂知韶濩之未亡，與武商之已壞，固皆幸其尚存之詩，以知其未亡之樂焉耳。然則先王之樂固未嘗不由聲諸詩，以爲之本，而能達先王之樂者，又曷嘗不待於上之賢之獨智而能之乎？奈何周自黍離以降，王適不宣，采詩之職不復設，而樂官相與抱器踰河蹈海，遂秘而不見。及秦燔詩書坑學士，其遺道大壞。幸而三百篇之遺，不獨以竹帛固有出於學士大夫，與其閭里所日誦者，往往不絕。漢興立博士，申公、韓固之徒相與聚而明之。故古者雅頌之作，雖已微響，而世之所謂文學之能言與其遷臣怨女、幽人處士，或稍稍竊習其遺，各以其心之所至而舒寫憂愁羈憤、忠孝隱約之情，猶當列之秦齊、邶鄘、鄭衛之次，似可與國風相表裏。其詩謂末之盡亡亦可也。而古者之樂卒不可攷見，當魏時雅樂卽杜夔

稍能肄業。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大和以后。尋亦就廢。其在漢唐諸臣。若季延年。鮑業。牛弘。呂才之流。亦間嘗欲倣古者聲詩之意。播之管絃。然古者之樂制既絕。其所遺者。不過宦官宦徵之調。大略世之教坊所傳者。近之而已。而其詩所歌。又並當時淫艷之曲。驕侈之辭。則又何從而復古。管先王之盛乎。愚故嘗爲之說曰。三代而上。天下之詩與樂出於一。故其至者。可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三代而下。天下之詩與樂出於二。其微也。俗流失。世敗壞。而天下之變。猶江河之日趨。而不可反返也。已。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禮制大定。

命禮部尚書

凱講究古樂因

製成九奏樂章。以備燕享之用。固已完太古之遺音。而復太和之至治矣。而先臣丘濬建議之說。其大要猶欲請朝廷詔求天下精知音律之士。按世之所謂正宮越調之稍近者。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槩。然後本鍾律之法。明候氣之術。以制律呂。律呂既定。則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齊八器。由是以復古音先王之盛。此亦先臣獻忠之意。或亦可爲聖治萬分之助矣乎。今欲舉古者三百篇之遺。以鳴我

國家之盛豈非欲效詩樂之所自將舉天下於三代之  
 隆與抑不知古之樂蓋有出乎聲詩之外者而未之及  
 也蓋樂以和為本也使人心咸和而樂音與之相宣則  
 雖舉今之詞而按之以今調而謂今之樂即古之樂可  
 也否則雖舉古之詩而和之以古律而謂古之樂即今  
 之樂可也蓋惟有虞廷都兪吁咈之治而後有勅天卿  
 雲之詩大韶之樂有周家文武成康之治而後有關雎  
 騶虞之詩大武之樂是故言詩樂之至其成功所奏固  
 可以致百物禮天地而其流風蘊義則又未始不本於  
 和德感召化行而俗美者為之也管馬遷作律書反覆  
 於黃帝之定大災顛頊之平水害以及武王吹律聽聲  
 陳兵牧野之詳而於今人所爭尺度秬黍之間獨略而  
 不及此其音樂之微妙必明於道者然後可與言其至  
 也

樂以聲歌為主議

樂可易言乎明之而疏天地幽之而遠鬼神與之而興  
 性靈廣之而作動植自非聖哲孰能規測何其洪鉅也  
 樂終難言乎節之以三調合之以七始本乎造化順乎  
 自然妙悟獨得存之一心何其易簡也其理洪鉅故必  
 通天通地通人斯可以譚律呂其道簡明故誦之歌之

絃之舞之皆足以成節奏而要之聲詩其本乎仲尼聞韶聞此者也季札觀樂觀此者也舍是而芋葭之輕重緹縵之疎密徑圍之廣狹雌雄之應違皆土梗焉耳矣嘗考之古之達樂有三曰風曰雅曰頌而惟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以成樂均者也信乎樂非有外於聲詩也虞帝命夔典樂教胄不過曰汝聞音律出誦五言而周官大司樂所掌歌奏徵諸虞謨商頌較若畫一然則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自古迄今其義未有改矣義軒以降世代綿邈聲詩不存其義可考而知也書帝何為威威之為言皆也謂德皆漸被也頌頌頌何以為言

疑若附  
會却備

疑若附  
會却備

莖之為言根也謂澤及根芟也堯何以為章章之為言明也謂帝德顯暴也舜何以為韶韶之為言紹也謂繼紹唐堯也禹何以為夏夏之為言大也謂能光大姚姁也湯何以為護護之為言收也謂除邪去虐護民也知六代立樂之義則雖神農五奏葛天八闕此其推也而曰聲與詩不可緣義以起乎周武作大武公旦作大勺而和之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樂云備矣大司徒以樂防民淫大司馬以樂舞教國子大司樂掌宿縣小胥正樂縣之位春官大司樂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地官舞師掌教兵舞旄入掌四夷樂無一人而不知樂無

一樂而不設官官云備矣官備而樂益備此後之誦聲  
詩者必以六典爲宗也周衰雅微溺音騰沸瞽工歌工  
奔散四方樂官之缺從茲始矣孔子憫而正之列十五  
國風以辨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辨朝廷之音陳周  
魯商三頌以辨侑祭之音定南陔白華華黍采芣由與  
由儀六笙以辨協歌之音得詩而得聲者則序之三百  
篇是也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河水所招之類是也  
四始既別唱嘆有譜泃泃洋洋六代其幾乎秦燔樂經  
漢襲秦陋詩官不采言樂官不被律而聲詩之學稱廢  
業焉故杜氏有曰漢制氏世業但能紀鏗鏘鼓舞而不  
能言其義言知聲詩而不知義也齊魯毛韓諸家以序  
說相雉長以義理相授受而經生學者始不識詩言知  
義而不知聲詩也夫德爲樂心聲爲樂體義爲樂精得  
詩則聲有所依得聲則詩有所被知聲詩而不知義尚  
可備登歌充庭舞彼知義而不知詩者窮極物情工則  
工矣而絲簧箏笛將焉用之甚哉聲詩不可不講也曹  
孟德平劉表得雅樂卽杜夔問其所業三百篇惟知鹿  
鳴騶虞伐檀文王四什而餘皆不傳非無傳也當是時  
延年以曼聲協律朱馬以騷體作歌桂華麗而不經赤  
雁靡而非典聲詩俱鄭俗聽飛馳正樂之湮此實階之

矣。迨太和末，而左延年所得者，惟鹿鳴一篇。浸淫至魏，  
晉而鹿鳴亦復絕唱。中和之韻，闕焉不還。蓋鹿鳴亡而  
詩亡矣。非詩之亡也。詩在而聲譜散逸，詩猶亡也。所以  
繼鹿鳴之響者，不在樂府乎？樂府之體，有行有曲，有引  
有操，有吟有弄，而皆可列之樂部。然而去三百篇風言  
則遠矣。述通志者，病之風頌不分。二雅淆雜，乃取而彙  
之。君子之作，如上之回。聖人出者，歸乎雅。野人之作，如  
艾如張。樺子班者，歸乎風。音本幽薊，如燕歌行者，爲別  
國之風。音本中華，如煌煌洛京行者，爲都人之雅。品既  
良，亦當矣。然上之回，聖人出，詞多取於誇耀。燕歌行，亦  
洛行名，惟混於國都。大聖刪詩，豈若是乎？要之曰行曰  
曲，主乎人聲。引操吟，主乎絲竹。主乎人者，有辭而必有  
聲。主絲竹者，有聲不必有辭。則亦聲詩皆備，而足備燕  
享之樂奏者也。

樂舞總叙

詩序曰：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舞之  
所由生也。後代乃以舞爲賤役，棄之而不講。焉何與嘗  
稽之？文王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  
皆於東序，卽大學也。以世子學士而於于戈羽籥，以時  
學焉，則舞亦學中一事也。周禮司樂掌學之政，以教國



樂舞考

陳氏樂書曰周官大胥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小胥正舞列經曰行其綴此行列得正焉蓋位則節也所以為綴列則侑也所以為行正之以辨其序延之以肅其慢則治民勞者節遠而侑寡其德殺故也治民逸者節短而侑多其德盛故也非故不同凡各稱德而已天子之於諸侯生則旌以舞沒則表以謚觀舞之行綴足以知臨民之德聞謚之異同足以知為治之行然則為諸侯者孰不敏德崇行以法天下後世為哉今之舞者不列於庭而列於堂下其退文進武不復有出入之序非古人

所謂八佾舞於庭序出入舞者之意也至於進退疾徐之際又不復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拊會之節非古人所謂文以揖遜武以擊刺之意也講而習之正今日急務也

東萊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也干舞武舞之別名也籥舞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傳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簡



今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於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總名明矣

周人教國子之舞有大司樂有小樂師又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然則古之舞者非獨給繇役之賤者而已雖爲國子爵爲下士亦預焉漢太樂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關內侯至五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五尺以上年十二至三十顏色和身體脩治身以爲舞人古國子下士之實也唐之

上不合于制趙慎言奏議隋代猶以品子爲之

號二舞節唐興遂變其制誠願復古道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質脩正者備二舞之員令太常博士主之堆國子學給料閑日得習六樂學五禮蒲十歲量文武授散官號雲門生其制亦可謂近古矣然不設課試之法勸沮之術未爲備制也聖朝舞節之制尚仍唐舊誠推慎言之法輔之以課試勸沮之方以必饗郊廟接神祇未有不降格而來饗矣今日不得不爲之留意也

正義曰大司樂所教雲門以下六舞是大舞舞師所教帳舞以下七者是小舞內則云十三舞勺成童武象是小舞又云二十舞大夏即此六舞也

陳氏樂書曰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羽五采繒爲之。帔舞也。折衆鳥羽爲之。羽舞也。以鳳之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帔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然古之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萬合籥則宗廟用于與羽矣。若夫敬而用之則有所不備。故山川以干。社稷以帔。四方以羽。旱暵以皇。二鄭之論疎矣。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地祇。則社稷不特帔舞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兵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帔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于和於兩階。樂記皆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郊。特牲明堂位祭統皆言朱于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人俱供公庭萬舞。繼之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要皆先武后文者。蓋堯舜揖遜其舞先干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者。以有武功爲大故也。

按正義以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爲大舞。以帔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爲小舞。然以愚觀之。雲門以下舞之名也。若帔若羽若皇若旄若干若人則舞之

具也。在此六者之具。然後可以舞此六代之舞。非於小舞之外。別有所謂大舞也。蓋六代之舞。其名雖異。而所用之具則同。然必謂之帔舞羽舞云者。以其或施之社稷。或施之山川。旱暵之屬。其用各有不同耳。舞師所教。是各指其所習而言。故謂之帔舞羽舞。大司樂所教。是通指其集大成而言。故謂之雲門大咸。磬之爲學。帔羽皇旄。干人則誦詩讀書。是也。雲門至大武。則作文是也。而誦詩讀書。固所以作文也。樂書互相備之說。得之孟子曰。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惡。此之手足之舞之。手足之舞蹈。一皆其樂之生於所以周禮大司樂有樂德樂容之教也。若夫羽毛干戚綴兆疾徐。則皆樂舞之儀文焉。而佾乃樂舞之行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亦自其行列言之。而每佾八人。其可得而增減之哉。何也。聲容一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而舞即所以節八音也。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殺降以兩。減其兩列耳。非兩列又減二人也。如天子六十四人。諸侯三十六人。固云備矣。若大夫八人。已不足以備鍾鼓管絃之司。而士止四人。奚可哉。觀春秋書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入。晉以一入。賜魏降。亦可證也。噫。周以樂舞教國子。至漢於宗廟之祀。猶用

二千石及五大夫之適子五尺以上者爲舞人而卑者  
之子不得與尚有周人用國子之意也今之歌舞者不  
過市井畝畝之人耳望其格神人移風俗也有是理哉  
樂歌樂舞總論

天地間聲容二者盡之矣樂以洩人心之喜宣天地之  
和不越乎聲與容也歌詠以養性情人皆曰  
樂必有聲澗澗乎可以悅人耳也不知因其性情之平  
和自然宣之口爲歌詠爲管絃鍾磬皆所以諧歌詠之  
聲者也容非他也舞蹈以養血脈人皆曰樂必有容洋  
乎可以悅人目也不知因血脈之融暢自然形之

爲舞蹈焉羽旄干戚皆所以飾舞蹈之容者也是有詩  
中斯做諸物以節宣之則樂非外煉而爲我之所固有  
也古之雅樂所以與俗樂異故樂聲淡則聽心平樂容  
善則歌者慕非徒鏗鏘鼓舞反以蕩人之精神而不免  
淫哇之害也然則知歌詠出於性情之和平舞蹈本乎  
血脈之融液而其聲容一根於心之悅悌有所不容已  
者則樂以悅人之耳目已非此心之真樂矣况使人代  
爲歌詠必欲聲音之可聽使人代爲舞蹈必欲儀容之  
可觀猶曰人之聲人之容也今乃舍人之聲容而止尚  
管絃鍾磬之鏗鏘羽旄干戚之起伏是豈聲容所自來

乎何也。田夫歌謠而擊壤以自快。兒童跳躍而舞干以自娛。非爲人也。鳥獸和鳴於林壑。鳶魚飛躍於天淵。豈爲人之耳目覩聽。然後和鳴而飛躍哉。蓋物性和鳴。飛躍一出於自然之天性。則人之耳目自有與之俱適者在也。物且然也。况於人乎。所以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而太和滿宇宙間。可以享上帝。可以格祖考。庶尹兆諧。鳥獸率舞。和氣相爲感召。一皆自然而然者也。古先聖人有見於此。因吾心之獨樂者。推而與人同之。推人心之同樂者。擴而與天下之民物同之。然非律度無以垂久遠。故有五聲八音十二律之制作焉。是推其樂之所廣被。凡大而天地。小而物類。顯而臣鄰。幽而鬼神。皆樂之所感格也。究其樂之所從來。則聲由心生。手舞足蹈。一根於心之不容已。究樂之原。必欲天子建中和之極者。此也。可見樂必本乎心。自之和樂。而謂聲容當以人爲主者。已屬之第二義。則夫舍人之歌聲舞容。惟鯁鯁然於樂器是泥者。不愈失而愈遠哉。或疑歌舞一本乎自之悅樂。論樂制所自起。信然也。果何據乎。曰。帝庸作歌。臯陶載賡。書可據也。卷阿游歌。以矢其音。詩可據也。或疑喜歌游歌於五聲八音。何有哉。曰。舜歌南風。而鼓五絃之琴。孔子取瑟而歌。則依永和聲。搏拊琴瑟以詠。

不獨后夔以此教胄子矣。或又疑朝堂之上，君臣亦可以自舞耶？曰：小雅伐木章，蹲蹲舞我，謂人代舞可也。魯頌有駝章，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於下，鼓淵淵，醉言舞，予有樂兮，非自舞而何？歷代百寮，朝賀於殿陛間，山呼舞蹈，其歡樂之意，蓋可想矣。觀之朝堂，且然則班爛賦舞以娛親，聞鷄起舞以自振者，又不待言也。噫，鼓之舞之，自一身達之天下，以養性情，以和血脈，以移易其風俗，至與天地相應，樂之道大矣。果謂黃鍾竹管短長合律，能至是哉？此樂工之管測，非神聖之通論也。予亦非置樂器而不譚也，特因世之譚樂者，既舍已而求之人，又舍人以求諸物，不得不反其樂之所自始。是故聲律身度，必有樂德為之本也。大司樂合國子而教以樂語樂舞，亦先之以德焉。此樂之教也。至於笙磬翟籥，不過假以節奏乎人之聲容而已。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於樂器，亦云然。噫，姑就後代音樂言之，安得歌舞一遵乎樂章，歌以宣暢其難狀之容，而聲即容也。舞以發越乎難洩之聲，而容即聲也。歌舞相協，庶乎五色八風，聲容之相協也。不猶愈於歌自歌，舞自舞，兩不相應哉？

樂總論

樂志論曰世號太常爲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爲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鍾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蓋皆倣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爲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音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

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敔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鑄鍾鑄磬宮軒爲正聲而梁謂胡部鹵部爲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豕正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楮孟古者以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楮孟榻按而復俎豆簞蓆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

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恣瀆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當數子紛紛。改制鍾磬。而復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焉。

按夫子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先儒亦謂樂只是一個和。由是觀之。所謂樂者。和其本也。聲器其末也。仲宣其政和而世治。則雖管絃皆教坊之新聲。度曲皆任鞅之雜樂。毋害其爲安且樂也。

如其政乖而世亂。則雖聲歌下管。盡合簫韶。金石祝嘏。一循雅奏。毋害其爲怨而怒也。房庶之言。當安。然庶當李照阮逸制樂之時。特爲此論。後來乃復創爲古本漢書。有一黍之起。積千二百黍之廣之說。欲改定律呂。范蜀公力主其說。別撰新樂上進。則復效照逸之爲。而與素論背馳。何耶。



宗

廟

樂

圖

致

神

黃大

大呂角

祝妣先

神

宮徵

商

鍾簇

之

樂先

應鍾羽

祖

樂

奏夷則歌小呂合

呂小合

奏無射歌夾鍾合

黃鍾子位一陽生物本乎

天人本乎祖取乎宮宮生

徵徵生商商金氣主殺不

用商生羽羽生角大呂大

簇應鍾取律呂相合黃鍾

之子應鍾之亥為生處之

終始此致人鬼樂也至於

祀樂祭先妣夷則小呂為

已申之合祭先祖無射夾

鍾為卯戌之合也

圜鍾震位萬物生東天

道好生取為宮宮生徵

徵生商商金氣主殺不

用商生羽羽生角而又

黃鍾太簇姑洗取律呂

之相生此致神之樂也

至祀樂取三才之位自

子而起子為天位丑為

天位之合故奏黃鍾必

歌大呂也

圖

樂

丘

圖

致

神

圜大

黃鍾角

祀

奏

黃鍾

宮徵

商

鍾簇

之歌

大呂

姑洗羽

樂

呂

方

致

大簇角

致

奏

大

丘

神取

姑

神

宮徵

商

合

樂

之鍾流

之

樂

商呂羽

樂

歌

應

圓

亟鍾未坤位二陰生萬  
 物載於坤取為宮宮生  
 徵徵生商商主殺不用  
 商生羽羽生角而又大  
 簇姑洗商呂取律呂之  
 相生此致神之樂也至  
 於祀樂大簇為地之佐  
 而屬乎寅應鍾居亥而  
 寅亥為之合故奏大簇  
 必歌應鍾也

圓鍾為天宮而以黃鍾為肉大簇為徵姑洗為羽此三

者陽律之相繼也相繼者天之道故於祀天神用之亟

鍾為地宮而以大簇為肉姑洗為徵南呂為羽是三者

陰律之相生也相生者地之效故於祭地祇用之黃鍾

為人宮而以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鍾為羽是三者律

呂之相合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祭人鬼用之圓鍾在

耶由耶至申其數六故圓鍾之數盡於六則天神可降

矣亟鍾在未由未至寅其數八故亟鍾之數盡於八則

地祇可降矣大磬本以祀四皇也而乃于宗廟用之者

蓋享先王用之以為薦神之樂尊宗廟是以備樂舞也

天神地祇皆不用歌而獨於宗廟歌九德者蓋九德六  
府三事之歌有以見積功累仁之盛尊宗廟是以備樂  
師也一變至六變不言律同非木用律向也始焉未別  
六變而樂成是以分律同也宮角徵羽而不及商非不  
用金聲也祭惟用柔聲五聲獨商堅剛是以用四聲也  
樂之用有不同也如此夫

天地宗廟君臣之樂總論

按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別不  
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不別漢叔孫通始定廟樂  
有降祖納俎登歌薦裸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樂有十

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凡五章臣  
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  
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也失而其禮猶  
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  
天地君臣宗廟之事同其事矣此禮樂之所以亡也周  
禮春官大司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聲朱子與蔡西山  
議論樂書俱不說出是不看陳旉樂書引荀卿大師審  
詩商之言蓋周以木德王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  
故音樂之間不用商音及珮玉左徵角右宮羽亦去商  
聲即此觀之周去商聲義有在也後之作樂者以商聲

肅殺悉去商聲謂之何哉

周樂不用商聲

先儒之言曰聞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商聲使人方  
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聲使人樂義  
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則知樂有五音闕一  
不可然周人祭祀何以用宮角徵羽而不用商乎圜鍾  
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此禮天神之樂而  
遺商也亟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此禮  
地祇之樂而遺商也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  
鍾爲羽此禮人鬼之樂而遺商也故或以爲人聲或以

爲殺聲或以爲中聲不知天地鬼神非人孰享商樂人

聲何爲不與於祭也黃鍾之大簇亟鍾之南呂莫匪殺

聲是殺聲未嘗不用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

中聲闕則上下之音散是中聲尤爲當用也吁三者之

說皆非愚未敢以爲信蓋古樂以鍾磬爲主無鍾磬則

以管爲主晉志所謂笛猶磬鍾是也今之笛卽古之管

古者之管但有四孔未聞有商音至漢永君明始加一

孔於笛之後是爲商聲然則周人祭祀用管爲主奚嘗

惡商哉此非愚之臆說實得之馬融之笛賦

按周樂不用商聲或謂周以不德王固不用商或謂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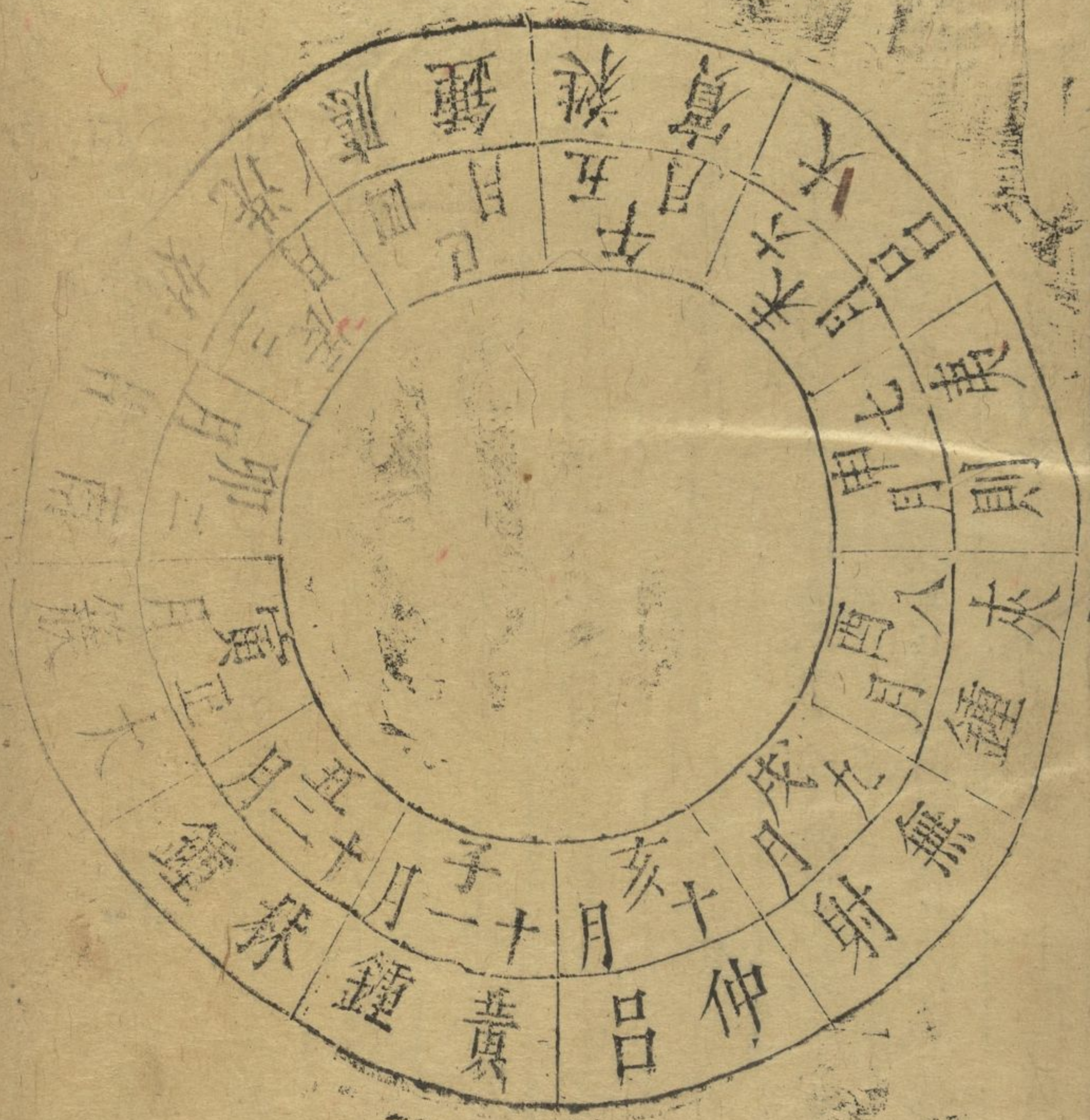
用管爲主未嘗惡商二說未爲無據若曰商聲主殺固不用然肅殺之氣於四時屬秋於四方屬西於五行屬金天不能以無秋也地不能以無西也人不能以無金也何獨於祀天地祀人鬼而獨惡其聲哉且五音有一之不備不可以成樂乃於天神地祇人鬼之祀皆不宜用則樂之於商聲也又當於何而用之哉

### 三宮論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以合同神人細入氣微入聲因道取類統協大和三才可致而理也其道在樂則三宮最著天宮取相繼父道也地宮取相生母德也人宮取相合人情也變夾鍾曰圜變林鍾曰函乾爲圜坤爲函黃鍾無變稱何也人主常也天宮中春之管也地宮中典之管也人宮中冬之管也本中聲也圜鍾生於大辰直天之明堂帝出乎震故事天因焉函鍾出於大社大社地神也致役乎坤土之甚盛德也故事地因焉黃鍾生於虛危有家廟象又萬物以子始故事人鬼因焉其變有六八九何也曰卯律數六即陰得酉衝亦六也雲門之樂六變圜鍾以之又初歷羽之羽調數當六也未律數八即陰得丑衝亦八也咸池之樂八變林鍾以之又初歷徵之羽調數當八也子律數九陽得當位九也

筋韶之樂九變黃鍾以之。又初歷宮之羽調數當九也。六變乃羽七之樂。然其聲七。其變六。起奏羽水。收宮。又羽。始終水也。水爲天根。是爲雲門焉。八變乃徵九之樂。然其聲九。其變八。起奏徵火。收宮。又徵。始終火也。火爲地窟。是咸池焉。九變乃宮五之樂。五五爲十。然其聲十。其變九。起奏宮羽。終奏本宮。始終土也。人鬼歸於土。隨音而動。故簫韶九成。祖考格焉。六變十奏。而羽水生角。木冬而春也。陽以生出也。陽生而後有天。雲者升天之物也。門者陽氣所出也。八變十二奏。而徵克商。羽生角。夏而秋也。陰以克入也。陰生而後有地。池者入地之物也。咸者備也。氣周十二辰。故備也。九變十二奏。從本宮起。羽清濁之間。陰陽之會也。人負陰而抱陽。魂升魄降。必交而後能享。故人鬼之樂。先用雲門。後用咸池。合天地以索享也。且天神之樂。紫微垣。在子。角居之。太微垣。在卯。宮徵居之。天市垣。在辰。羽居之。天神宜可降矣。地祇之樂。火音變而木。水音變而火。金音變而水。木火金水。應乎土。爲四象。四象交而土德中尊。有坤道焉。地祇宜可出矣。人鬼之樂。並用亥子丑。幽陰之律。而寅爲鬼戶。亥有水音。丑有水音。寅有火音。則水化木。木化火。從鬼戶以出。而萃於宮。五人鬼宜可禮矣。然則音止三。

聲止四何也曰三統五也省文也商非盡無益去商調耳先儒曰祭尚柔近之然而未盡也夫商主殺天地神人共惡之樂之流南而不歸北也將是謂乎干寶曰謙神也沈括曰虛人也鑿矣陳暘以爲周木德忌商引珮玉以正近臣韓氏亦云然信斯言也是夏無徵而商無官也暢又曰天宮變六其合四地宮變八其合三人宮變九其合二巧以乾坤咸明之於王者昭格享親之義奚謂也吾無取焉爾嗟乎古樂淪滅漢儒多所傳會必欲執三宮以非旋宮即國語之四宮復何說哉且一族而再爲徵也夾鍾律陰不可以祝天乃假無射起調即夾鍾何與焉又曲曲數宮有辟有不用其說矛盾迂迴而難通凡八變九變皆此類也此隋志之所駁姜夔之韓氏之所疑而愚之不可妄以爲解者也乃有手周禮之文以定祀者吁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  
 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  
 井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書曰  
 七政二十八舍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天所以  
 成熟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不周風居西  
 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而東之至於營  
 室營室主營胎陽氣而產之東至於危危危境也言陽氣  
 之危境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不  
 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亥者諛也言陽氣藏於下故  
 諛也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

卷之二十一  
 律曆志第六



也故曰廣莫冬至於危虛虛者能虛能實言陽氣冬則  
宛轉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  
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  
故曰胥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泉而  
出也其於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  
也其於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  
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  
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而出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冒能  
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也者  
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

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條風在  
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也故曰條風  
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律中太簇  
大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於十二子爲寅寅  
言萬物始生頓然也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如  
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於華心也南至於房房者  
言萬物門戶也至於門戶出矣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  
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  
厠也其於十二子爲卯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  
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

物生軋軋也南至於氏氏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  
 亢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於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  
 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  
 二子為辰辰者言萬物之娠也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  
 風吹物而西之軋軋者言萬物益大而軋軋然西至於  
 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仲呂仲呂者  
 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  
 之已盡也西至於七星七星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  
 至於張張者言萬物皆張也西至於注注者言萬物之  
 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

氣少幼故曰蕤賓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南方景者言

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午者陰陽交故

曰午其於十母為丙丁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

言萬物丁壯故曰丁丁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

物氣也六月也律中林鍾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於

十二子為未未者萬物百成有滋味也北至於罰罰者

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於參參者言萬物可參也故

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於

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於

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於留留者

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呂南呂南呂者言  
陽氣之旅入藏也其於十二子爲酉酉者萬物之老也  
故曰酉閭闔風居西方閭闔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  
萬物闔黃泉也其於十干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  
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立生故曰辛北至於胃胃者言  
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於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  
北至於奎奎者主毒螫移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  
呂無射無射者陰氣盛則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  
於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前漢書律曆敘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自伏羲  
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堯舜而大備三代稽古法度章  
焉周衰官失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  
官舉逸民四方之政行矣漢興北平侯張敖首律曆事  
漢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丞蔡邕政欲耀名譽徵  
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言  
之寔詳故刪其僞辭取正義著於篇一曰術數二曰和  
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五以變錯綜其數  
稽之於古今效之於器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  
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

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筭命。本起於黃鍾之數，始於一而三之，三三積之，歷十二辰之數，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五數備矣。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瓠，爲一握。徑乾象律，黃鍾之一而長，象仲呂林鍾之長，其數以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九，成陽六爻，得周流六虛之象也。夫推歷生律制器，統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揆順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粟。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筭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義和掌之。

聲者，宮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八音，蕩滌人之心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八音：土曰埴，匏曰笙，栗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

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唱和有象故言君臣位  
事之體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損或  
益以定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律十有二  
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一曰黃鍾二曰大  
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  
宣氣一曰林鍾二曰南呂三曰應鍾四曰大呂五曰夾  
鍾六曰仲呂有三統之義焉其傳曰黃帝之所作也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竄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  
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  
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大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皆可

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  
之風氣正十二律定黃鍾黃者中之色君之朋也鍾者  
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  
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  
施種於黃泉孕萌萬物爲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  
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  
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  
位於丑在十二月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太奏地而達物  
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  
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

黎之也位於辰在三月申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  
 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巽賓巽繼也  
 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物養也位於午在五月林  
 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巽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林盛  
 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  
 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  
 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亡射射厭也言  
 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剥落之終而復始亡厭也位  
 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亡射該減萬物而雜陽闕  
 種也位於亥在十月三統者大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

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於地下始著為一萬物萌動鍾  
 於太陰故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  
 為萬物元也易曰立天地之道曰陰與陽六月坤之初  
 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於未令  
 種剛疆大故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  
 施林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隸通族出  
 於寅人奉而成之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  
 理寅木也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人統律長八  
 寸象八卦宓戲之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三律之謂矣是爲三統其餘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爲地正大簇寅爲人正三正正始是以地正適其始紐於陽東北丑位易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答應之道及黃鍾爲宮則大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復與它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亡與並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故置一得二又二

十五分之六凡二十五置終天之數得八十一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千五百三十九歲之章數整黃鍾之實也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其義紀之以兩故置得二凡三十置終地之數得六十以地中數六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也人者繼天順地序氣成物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入六十四其義極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於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書曰天功人其代之

天兼地人則天故以五位之合象焉唯天爲大唯堯則  
之之象也地以中數乘者陰道理內在中魄之象也二  
統相通故黃鍾林鍾太簇律長皆全寸而亡餘分也天  
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而二者爲合六爲虛五爲聲周  
流於六虛虛者爻律夫陰陽登降運行列爲十二而律  
呂和矣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  
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  
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  
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  
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

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  
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  
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孳萌於子  
紐牙於丑引達於寅昂昂于卯振美于辰巳盛于巳罍  
布于午昧夢于未申堅于申留孰于酉畢入于戌該閑  
于亥出甲于甲奮軋于乙明炳于丙火盛於丁豐楙  
戊理巳于巳歛更于庚悉新于辛懷任于壬陳揆于癸  
故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于  
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衡构建天之綱也日月初  
纏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律呂唱



和以育生成化歌奏用焉指顧取象然後陰陽萬物靡  
不條鬯誠成故已成之數付該之積如法爲一寸則黃  
鍾之長也參分損一下生林鍾參分林鍾益一上生太  
簇參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參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  
參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參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參  
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參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參分  
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亡射  
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  
其法皆用銅職在太樂太常掌之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

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  
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  
審矣其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  
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  
數陰陽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別也寸者付  
也尺者隻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別于分寸于  
寸獲于尺張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內官廷  
尉掌之

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侖  
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度以

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加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傍有鹿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麋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圍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象圍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及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肉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于龠合於合登于升聚於斗肉於斛也職在大倉大司農掌之

合引說不

衡權者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衡其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機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車則見其倚於衡也又曰齊之以禮此衡在前居南方之義也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村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立義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圍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

始無窮已也錫者物絲忽微始于至成者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於銖兩於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物終石大也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于十二辰而復于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

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圍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圍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圍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法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以陰陽言之太陰者北方

北伏也。陽氣伏於下，于時為冬。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于時為夏。大也。物假大，乃宜平。火炎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時為秋。秋釅也。物釅斂，乃成熟。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止，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廼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成，成者直，故為繩也。五則揆物，有輕重。圓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

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女聽予者，帝舜也。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今廣延群儒，博謀講道，脩明舊典，同律審度，嘉量平衡，鈞權平準，直繩立于五則，備數和聲，以利兆民。貞天下於一，同海內之歸。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

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  
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  
事之宜也

。曆律總議

易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夫水性潤  
下火性炎上氣相息則天地革而四時成矣論者以爲  
虛危之位也玄枵之次也牛宿良位也星紀之次也日  
月交會于此合璧耀靈是天地之元運也而亦元象之  
所幹旋也是故聖人觀其象而曆作焉然而欲測象以  
昭運其說有三一曰觀五星以測三垣二曰觀三垣以

測二十八宿三曰觀二十八宿以測中氣此又求元運  
者所當知也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夫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雷奮則  
天地以順動而四時不忒矣論者以爲雷雨作爲解也  
而萬物皆申折也雷電至爲豐也而五氣皆暢達也陰  
陽和合懽忻交通是天地之元聲也而亦元數之所統  
會也是故聖人觀其象而樂作焉然而欲稽數以協聲  
其說有三一曰稽五聲以審八音二曰稽八音以審十  
二律三曰稽十二律以審旋宮此又求元聲者所當知  
也夫元象可測也而幹旋元象以昭元運非聖人莫之

能也其惟堯之欽若爾矣乎夫元數可求也而統會元  
數以協元聲非聖人莫之能也其惟舜之克諧爾矣乎

